



水上鄉村

蘇聯·維塔利·薩克羅特金著

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

文藝翻譯叢書

水上鄉村

蘇聯·維塔利·薩克羅特金著

穆模懷禹合譯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總 14 文 藝 10 25 開 396 面

水 上 鄉 村

蘇聯·維塔利·薩克羅特金著
移模 懷禹合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初版

出版者 文藝翻譯出版社

發行人 陸 劍 秋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京 1-3000

定價 20,000 元



AG 49/05

代序

柯茲涅左夫

蘇聯文學愈發展，它和生活聯繫得愈緊密，它參加建設新世界愈積極。

關於這，過去幾年裏所產生的那幾本作品提供了新鮮的證明，如V. 薩克羅特金的水上鄉村，A. 郭謝夫尼柯夫的活命的水，格林娜·尼古拉耶娃的收穫，和伊利亞·郭坦柯的集體農民。……

薩克羅特金的水上鄉村是關於頓河上一個漁村和村中生活正在怎樣發展的故事。

歷代以來，漁民們一向靠天吃飯。在河水下面什麼地方，在肉眼透視不到的深處，魚類依照牠們自己的神祕而迄猶莫測高深的法則滋生及繁殖着。漁民祇能投下網，希望拉起來時網裏總有些東西。但蘇維埃公民卻拒絕這樣依賴自然。書中主人翁漁場督導員華西里·左保夫在集體漁場告訴他的友人們：

「撒一隻網，把魚拉起來，再沒有比這容易的了。這是我們祖父在河上工作的情形，但我們可不能這樣工作，因為我們是不同的人民，你們和我——我們是蘇維埃人。」●

● 見本書第一〇九頁。本文所引說話與本書略有出入，譯文均據本書。

全國的生活，到處在沸騰高漲，它同樣也把新的任務放在蘇聯漁民的面前。舉國一致正在努力改造自然，他們不能置身於這個偉大的努力之外。米邱林創造了從未見過的新種水果；我們的農民正在逐步發展新種的小麥、黑麥和別的穀物；牲畜飼養人正在生產改良的牲畜品種；科學家正在迫使河流改道，正在變更全國氣候——而蘇聯漁民也同樣在思索他們自己工作中的米邱林方法。

集體漁場捕魚隊長阿克希布·安德洛卜夫這樣說：

「我們得種魚，親愛的朋友。是的，種魚，就像農民種麥子。而且不是隨便地種，必須種最好的魚類。種魚，照顧魚，飼養魚，像一個斯塔哈諾夫式的農場女子飼養她的小羊和小豬一樣。我們必須給牠們食料，注意牠們，不斷逐年提高魚的產量。這才是你可以叫做社會主義漁業管理的做法。」●

這種想法，不多幾年以前也許還似乎雄心太大，現在卻早已開始付諸實施了。熱心倡導漁業先進生產方法的史遷迪寧教授直接跑到現場去，在集體漁民的協助之下，進行大膽的實驗，把名貴的白鯪移植到它以前從未生活過的河裏去。他使白鯪改變了幾千年來因襲成習的產卵路線，極力促使新的科學的養魚法引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實施這些改革意味着對自然和對迄猶支配着某些人民的根深蒂固的傳統同時進行鬥爭。

薩克羅特金並不粉飾現實，他表現了現實的本來面目，忠實地描寫了這一為新事物而進行的

鬭爭。漁場裏仍存在着隊長畢曼·塔拉拉耶夫和他的哥哥擺渡人阿夫席伊那樣的人。對於塔拉拉耶夫一家人，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爲重要，至於他們的行爲是否損害國家的富源和全民的利益，那是他們毫不關心的。藉口完成計劃，畢曼·塔拉拉耶夫在禁止捕魚的地段投網，任意毀損未來的漁獲。正如集體漁場裏其他漁民所說，他「盜竊國家明日的財產，掠奪了人民。」

可是，塔拉拉耶夫一家人還是比較容易揭露的。像集體漁場主席莫索洛夫那種人所起的障礙作用，要克服它才是一個困難得多、複雜得多的任務。莫索洛夫存心並不壞，但他沒有預見，執着於「吃」河流的陳舊做法，毫不設法增加河裏的魚源。他自以爲問心無愧，卻缺乏遠見，缺乏漁場裏好些幹部所具有的、對於國家利益的深廣的瞭解。

華西里·左保夫——一個對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人——虎虎有力地投入了對這種短視、頑固者流的鬭爭。在地方漁場督導員的並不顯要的職位上，他表現了深刻的對國家利益的整體觀念。在國家機構是一種反人民的武力的地方，漁場督導員迄猶陳腐地被看作警察一類人物，人民對他懷着敵意和猜忌。但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裏，全國財產和富源屬於人民而不屬於私人所有，這種態度完全改變了。在漁場裏，左保夫並不是一個外人，並不是一個過客。他對漁場的趨於興旺懷着深切的關心，正和漁民們自己當中最先進的分子一樣。因此他的勇敢的意見才能在漁場的

所有領袖人物中獲得了最爽快的反響。同時他的研究工作也不是在實驗室裏關起門來進行的，而是在火熱的生活本身裏進行的。

左保夫有許多忠實的助手——隊長安德洛卜夫，青年發明家維克多·薩曹諾夫，技術員格羅尼雅·普洛克霍洛娃，共青團團員斯特潘·克呼特雅柯夫，以及許多其他的人。新的創議勝利了，因為整個蘇維埃的氣氛就是鼓勵創議、扶植它、鞏固它的。書中人物之一，縣黨委書記納柴洛夫的話是有深刻意義的：「我們蘇維埃人正在成為自然真正的主人，它的創造者。他們不再是自然的奴隸，不再是它的食客或揮霍者，而是它的創造者——是的，創造者！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薩克羅特金的作品提出了人類前所未見的方式干涉自然的產魚秩序這個問題。這個重要而及時的主題是通過寫得生動的人物和對新舊衝突的現實主義的寫照而體現的。水上鄉村之贏得讀書界的廣泛褒獎，以及值得注意地贏得全國各處漁業團體的普遍激賞，是並不令人驚異的。因此這本書，生根於活的現實，依照作者在現場研究所得反映了新的科學方法，反過來幫助了這些新發展在實際生活中的傳佈。

（摘譯自英文蘇聯文學一九五一年第三期作家與生活）

作者小傳

維塔利·薩克羅特金今天是個職業作家和文學家，他原先是個教師，像他的父親一樣。他一九〇八年生於克里米亞，但成年時離開故鄉，前往遠東，在那裏的一個農業學校裏執教。他一向愛好自然，遠東無盡止的密林使他對自然更發生了熱愛。

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列寧格勒，在師範學校作研究生，攻俄國文學。他所鑽研的主要是普希金，但也涉及十九世紀的報章文學。在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大學講師的資格後，即奉派赴羅斯托夫，在師範學院設在該地的俄國文學系供職。他的第一本出版物是普希金與萊蒙托夫，刊行不久，衛國戰爭即行爆發。

戰爭發生後，薩克羅特金立即志願參軍。以後幾年內他一直做着戰地記者，輾轉於許多戰場上，出了好幾本短篇小說集——力量、前線、有疤痕的人、活着的和死了的，還有一個題為亞速海邊的長篇小說。

他的戰時印象整個地表現在高加索雜記裏，那是讀書界熟知的一本好書。

水上鄉村是根據第一手的印象和觀察所寫關於蘇維埃漁業界的長篇小說。薩克羅特金是頓河

上羅斯托夫的居民，他每年春秋兩季化了很多時間在附近鄉間，和漁民生活在一起。和漁民的親密的往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那些在漁業方面正在變更自然、以適應人類需要的米邱林式改革家的往來，才使他能夠創作這一本饒有興味的現實主義的作品，表現了蘇維埃社會裏高度顯著的發展，使人感覺到構成蘇維埃生活中那末重大部份的、前途無量的進步機會！在這個生活中，人類確乎在成爲自然的主人。

完成了水上鄉村後，薩克羅特金一直在寫作另一本有關現代蘇維埃生活的長篇小說。

目 錄

代序	一
作者小傳	一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
第三章	一五
第四章	一七
第五章	二九
第六章	二九七
譯後記	三六一

第一章

寒冷的冬天的太陽，透過凜冽的霧霾，無力地照在白色的羣山上空。天氣剛略爲暖和了一會兒，刺骨的寒氣又在雪面鋪上了一層冰膜，整個大草原閃爍着淡黃的寒光。

一輛孤獨的雪橇，經過公路，直向在覆着雪的高聳的乾草堆之間的那座小山駛去。拉橇的兩匹多毛的栗色牝馬，鼓着流汗的沾着白霜的脇腹，鼻子裏噴着氣，滑滑跌跌地馳過深雪。

坐在橇上的，除了穿着一件羊皮大外套的、正在揚鞭趕橇的老頭兒外，還有一個瘦弱的青年，穿着一件毛皮短襖，戴着一頂灰色的羔皮帽，那兒還留着一度釘在上面的紅星軍徽的痕跡。

這兩個旅客好一會兒都默不出聲，直到他們到達了山脚下，遠處礦山裏的紫煙已經看不見的時候，那老頭兒才扭轉他那蒙在一條婦人圍巾裏的頭來，冷冷地問道：

「你怎麼樣？還沒凍僵吧？」

「有一點兒，」那青年承認道。「得奔跑一下才好。」

「那就請吧，」老頭兒略帶鄙夷地說。「要不，你套着這末雙靴子，真會凍死的。我們到達村裏時，你會凍成冰棍兒了……」

那青年躍出雪橇，拍着胳膊，頓着腳；這時，雪橇駛上山脊，牝馬忽然跑步前進，他在橇後追着。馬緩了下來，那趕橇的老人把他的旅伴保持在視線以內，拉開嘶啞的嗓子唱起一支拖長的歌來。

「督導員！」他咕嚕着，回頭看看。「算是督導員！嘴唇上的奶還沒乾呢！我們這裏的孩子們對付過更不好弄的顧客……」

華西里·左保夫是這個頑固的老頭兒正從火車站接來的那個青年，他被任命為縣的漁場督導員，正在往高魯保夫斯卡亞村接任的途中。水產學校畢業後，他就患了肺炎，在醫院裏躺了好久。到他能夠出院赴任的時候，冬季已經降臨了。

「嗨，覺得好些了吧？」當左保夫運動後臉色緋紅地躍進雪橇的時候，老頭兒問道。

「好多了，」華西里回答，露出愉快的微笑。「我以為我完蛋了呢……」

他警視着那趕橇人的蒙着白霜的頰鬚和那吊在橇邊晃來晃去的巨型橡皮長統靴。

「你穿着這雙靴子不冷嗎？」

「小伙子，這雙靴每一隻都襯着一普特●乾草呢！」老頭兒說。

「你的尊姓大名，倒忘了請教，」華西里問道，把自己舒適地安置在雪橇裏。「你還沒告訴

過我呢。」

「照我的出生證上寫的，那是集洛非·薩曹諾夫，」那趕糧的咕嚕着，「但是如果你在村裏用這個名字找我，那準沒有人會告訴你的。」

「爲什麼？」華西里驚奇地問道。

「因爲，事實上，我有一個當地的名字，一個綽號。」

「叫什麼？」

老頭兒不屑地揮動他的鞭子。

「一個開玩笑的名字。」

「開玩笑？」

「他們叫我米突蓋，」老頭兒愠怒地說。「米突蓋老爹……」

看着那趕糧人的雄偉的身材，華西里忍不住笑出聲來。那趕糧的吆喝着牝馬，向他回轉頭來。「不知道哪一個想出來的這樣荒唐的名字，它就生了根。」

「他們爲什麼要叫你這個名字呢？」華西里問，努力掩藏他覺得好玩的心情。

● 普特，俄國衡量名，合一六·三八公斤。這裏是誇張用法，意存調笑。

● 「米突蓋」是一種非常矮小的畸形人，往往展覽，供人觀看——即我們所謂「侏儒」。

老頭兒把馬轡繫在膝部下面，拉掉無指手套，點起一支煙，嘟囔着，向櫃外吐了一口唾沫：「你要知道，問他們去。」

老頭兒顯然不願再談這個話題。他斜睨着他的旅伴，問道：

「那你已經被任命爲這兒的督導員了？」

「是的。」

「你打哪兒來的？」

左保夫向上移動了一下身子，靠近那老人。

「我打城裏來。我媽在那兒做教員。我復員後，就在四五年進了水產學校。我插班進高級——初級早在戰前讀完了。」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左保夫——華西里·吉列爾洛維奇。」

「好，吉列爾洛維奇，米突蓋老爹贊賞地點點頭。「但你什麼時候設法加入軍隊的——你看去還不到二十歲呢。」

「我二十三了，」華西里說，臉紅起來。「我在四二年加入志願軍，老爹。那時我僅十六歲。只好多報兩歲，否則他們不會讓我入伍的。」

他們靜默了一會兒。

那兩匹馬打着響鼻，向後蹲着，小心翼翼地走下一個峻峭的山坡。山下，眺得見黑色的樹木、小村裏房舍的屋頂和圓椎形的乾草堆；更下去，在一條凍了冰的小河的彎曲處，是一片平坦的雪白的水草地。遠在地平線上，是一條寬闊的冰封的河流，透過灰藍色的寒霧，可以看見它那朦朧的輪廓。

太陽已經沉到了地平線上，整片水草地浴在斜陽的光輝裏。左右都出現了房屋。狗吠聲開始聽到了。

「那是維諾格拉特涅，」老頭兒宣佈，揮了一下手。

「到高魯保夫斯卡亞還遠嗎？」華西里問道。

「大約十二公里。」

不到幾分鐘，他們已經過了小村，穿過一個埋在雪堆裏的新植的樹林，疾馳上一條光滑平坦的道路。米突蓋老爹鼻子埋在圍巾裏，身體左右搖盪着，單調地向蹣跚的牝馬吆喝着。

馬蹄踢起了刺人的雪塊，打在左保夫的臉上刺刺發痛。他把頭偏在一邊，向凍僵的手呵着氣，凝視着水草地的朦朧的黑影。

「到了，我們的水上鄉村！」老頭兒叫着，揚鞭指着左方。

「爲什麼是水上的？」左保夫問道，凝視着一長排白楊樹。

「春天你自己就會瞧見的。春潮來時，全村淹了水，我們坐船在街道上來往……我們村裏的

人從小到老生活在水上……」

米突蓋喉嚨裏咕了一聲，用他的無指手套拍着左保夫的肩膀：

「覺得冷嗎？」

「相當冷，」華西里答道。

「你會喝伏特加嗎？」

「不，我不會。」

「你不會？」老頭兒不相信。

「不，我不喝酒，老爹！」

米突蓋勒緊了馬，說道：

「我們把你送到瑪爾蒂·潘達蒞葉芙娜家裏去。她是我的兒媳婦——我的兒子已經在戰爭中犧牲了。你的宿舍已經排定在那裏。今年秋天解職的那個督導員斯特派·伊凡諾維奇過去也是住在那裏的。」

當他們乘橈進入村裏時，幾乎已經天黑了。高的房屋、蒙着白霜的樹木、枝條編成的圍垣，在淡藍色的雪光裏隱約可見。雪橇駛過集體農莊的工作場，折入一條胡同裏，停在最末一家屋子門前，那是在一個小丘上，俯瞰着河流。

米突蓋老爹幫助左保夫搬下衣箱，轉身看見門口走出一個婦人來，連招呼的話也沒有，就說：